

1307

東
堂
集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膳錄監生臣沈

霽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五

宋 毛滂 撰

制

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亳州王益柔可差
知江寧府制

勅江東鉅屏莫極金陵惟我邇臣宜承重寄具官某夙
多踐歷今為老成委以拊循庶言惟允鎮茲剽俗繫厥
靖猷服此命書往其無替可

承議郎直集賢院范育可權發遣鳳翔府制

勅某扶風者蜀隴通秦之控也異時商賈輻輳獄市繁多故最為關中之劇郡爾能以儒學潤飾吏治而又風俗習焉故因以命汝勉服訓辭務修循績可

朝議大夫守吏部尚書曾孝寬可資政殿學士

知潁昌府制

勅入正六聯出分近輔眷維舊弼推錫龍章具官某溫厚端方淹詳博敏早聞邦論久典治官比厭劇繁屢申情

懇永惟加惠固所重違祕殿華資陪京樂土往繫坐鎮
毋闕告猷可

表

進恢復河湟賦表

臣某言臣頃以縣令守陛下民社於封禺山中日夜所
以噓呵父老磨礪子弟皆仰承熙寧元豐之遺德故臣
於當時簡書號令亦竊耳剽日久陛下初登納牖之法
座道隱旒纁恭默不言適大臣新用事頗失經綸之意

孤奉陛下仰成之恩而缺天下望臣甚惑焉明年臣當
改任西入國門竊於道路聽聆風聲尚因循而踵故也
小臣不知國家治體其惑益甚未幾舊德真儒更起於
江湖上翔集廟廊於是其風丕變稱陛下之意慰裕陵
泰陵之神明快士大夫之心治與古合惟是河湟故封
棄而未復臣惑未解忠臣義士所共憤懣然又未幾湟
中之地指麾而定雋功休烈無愧前日方聖謀獨運天
機默啟而奇蹟未暴也將士猶休馬解甲而枹鼓未鳴

也臣竊聞縉紳之論老兵宿將之言咸謂狐兔穴深恃
險守隘鎧甲犀利其衆梟雄敢死而善戰故將士不敢
有輕老羸之心吞河湟之氣然天聲一臨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鳥驚鼠竄游魂窮山不知死所臣然後知聖人
有作天應地隨關機闔開神聖出入妙乎其不可識矣
矧廟堂之老帷幄之傑仰奉睿謀如手應心此豈容天
下所共知也臣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練天地之純粹攬

道德之精剛行大人正己之事知童子害馬之言倚玉

基於南山納衆流於東海使先帝十九年盛德大業上
格於天下格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冒四夷昆蟲有命之
物無不仰戴蓋自陛下夙夜追述續紹基構累積而峻
極如是也尚乃兢兢業業無自廣之色有為善不足之
意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僕御侍從罔匪正人日月軌
道風雨時節草木遂茂山川鬼神以寧而鳥獸魚鼈咸
若也荒服君長移珍抗手稱臣闕下百姓驩忭中誠感
發致治之敏尚以置郵為淹臣質之詩書考之傳記踰

唐跨漢引領軒虞所以稱治者五六君而已陛下棄其
糟粕收其英華接武治道如涉東西之衢超此五六君
蓋已萬里矣臣本江東諸生材學行能無可筭錄頗嘗
漁獵六藝之囿素知筆硯淺事陛下天縱聖學言成五
經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故褒衣博帶之臣相與涵泳聖
涯丹青景化而結綬金馬之門磊落相望惟臣命薄骨
寒抱病溝壑草木之年亦已晚晚尚區區誦書洛陽市
中徒聞有四庫之典蓋曾不及蘭臺之蠹魚者也竊聞

王師掃洒湟中盡有故地功德顯著聲施甚美而大手
筆之臣炳然在廷其所以鋪張論述刻玉牒藏金匱者
其筆勢宜盡出班馬右方鳳鳴高岡鶴唳太清而小蟲
唧唧微鳴草間蓋時所感動而不能自己也故昧死獻
聖主恢復河湟賦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

代人謝御製詩表

瓊章妙句仰煥奎文玉笋上尊俯霑濡澤既共懷郢握
之貴又獨袖隋掌之明豈以臣濫被九鼎之司故常使

識八珍之味垂光海宇共窺雲漢之昭回不夜臣家獨
見璇源之圓折

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

新固已郭郭於五經不足喉衿於六藝訓誥追三代之
典則詞章存二南之風流豈惟殘膏賸馥將沾勻於後
人是謂非煙祥風當緣飾於萬物天清氣朗畫色永於
上林葩正華繁春工贊於宸翰寵踰華袞之重老增布
帛之溫願子孫之相傳付金石之同在伏誦膏雨之初
霽益見聖神獨運之功雖云羣生之有年敢拜君臣相

說之樂

代人謝殿監賜對衣金帶表

內監深嚴本有待賢公卿之選上恩優渥廼過意臣父子之間朝無一人之言澤自九霄而下聖主自為之獎目微臣何假於賞音苟一旦未濫於瓶罍是此生終辭於溝壑惟臣之遭遇可謂非常然時之滯淹豈無遺恨臣中謝伏念臣材非蚤就學最淺聞當百執事之間未免沾沾而自喜在九卿之列又羞陸陸而無庸每被使

令了無稱可差幸未盈於百謫云何不啻於三遷念當
却掃於衰門遂恐墜東山之望寧意乘良於壯歲曾不
知周南之淹超諸搢紳快如挿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急欲求治每恐遺材雖俯仰太平出自聖神之獨運尚
網羅多士姑備左右之美觀如臣何堪逢時乃爾身居
供奉之內最為依日月之末光班隨侍從之間何但陪
鷄鴻之清集人間風聲塵土之不到陛下起居飲食而
預聞顧影若加華袞之榮撫心則懷薄氷之懼蓋衣裳

在筭臣有涼薄不勝之慚東帶立朝臣無詳贍可觀之
譽惟希古人之慎密以答上眷之周旋

代宋漕司謝上表

一麾出守所易堪小壘而寡民八使分行將難副連城
之重寄馳傳趨宣風之旨叩閭無望日之緣對青蒼識
所部之江山見父老示當頒之德意中謝伏念臣器能
甚陋風力不强空懷赤心素乏清問事主則有曾門之
餘烈家傳尚藏太史之遺書豈忘激昂了無表見一昨

備修書之數未幾塵持節之行亟召置於府僚旋擢居
於卿列念淒冷初榮根柢春施均被于惠風顧高華本
絕階梯秋毫皆歸於帝力所以未及逡巡而退却然而
深虞批抵之侵凌屬當守壘以須期迺復闔門而涉歲
曾未煖信陽之坐席遂已祇吳會之除書方其多士充
庭不乏鵷鴻之翔集特恐一夫失所尚計鳬雁之去來
誰為臣言自出天意惟臣際遇非人力能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允釐百工旁礪萬物不令盛世致有遺才姑收